

戰友情懷



邬耀 编

原五十军重庆片区战友联谊会

戰友情懷

邬 耀 编

原五十军重庆片区战友联谊会

【目 录】

目 录

军旅回眸

飞越文化大山·····	张志礼	1
从东北到四川·····	张志礼	7
战地纪事·····	胡宝玉	23
美国空军也是纸老虎·····	张长顺	35
死神与我三次擦肩而过·····	许明瑞	40
抗美援朝战争的怀念·····	阙 平	44
我恋二野军大·····	谭 桀	51
回首抗美援朝·····	谭 桀	52
不朽的军魂永恒的丰碑 ——写在《汉江血痕》出版之际·····	申 春	56
打坑道·····	王明群	60
难忘的汉江五十昼夜防守战 ——坑道慰问演出·····	李家瑞	61
“泡兵” ——用脚走出来的胜利! ·····	胡阳杰	65
抹不掉的血痕·····	申 春	69
过江之夜·····	李 牧	71
夜行军·····	何家礼	73
我的回忆·····	郭昌荣	76

【目 录】

一个战斗结束的晚上·····	陈开荣	84
难忘的记忆·····	徐元坤 谢钧祥	86
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刘淑军	88
难忘的记忆·····	刘淑军	90
和F-18斗智的小故事·····	陈康宁	92
吃一次酸葡萄·····	刘淑军	94
回忆录·····	郑成笃	95
难忘的战友情		
——夜渡冰河·····	刘懋雄	102
异国情·····	赵学义	104
在英雄的部队里成长·····	贺 华	107
汉江南岸最后一战·····	王靖安	110
怀念陈树清班长·····	王靖安	112

情系战友

战 友·····	辛殿枫	115
战友情深		
——2007年10月寄原50军战友·····	辛殿枫	116
和北京辛殿枫《战友情深》·····	重庆战友	118
战友情深深似海·····	王德龄	121
缅怀长眠汉江南岸的战友们·····	吕正彬	123
大战役中的小场景		
为怀念战友冉汶而作·····	陈康宁	127
特殊演出·····	赵洪碧 房玉珍 李贵和 杨木青	
	刘吉惠 刘殿荣 谭宜男 许明瑞	130

【目 录】

赠战友邬耀·····	陈文周	131
和陈文周赠诗·····	邬 耀	131
战友重聚话激情		
——50军南川片区战友联谊会2007年		
聚会纪要·····	龙召东 喻怀焱	132
难忘的战友·····	曹国华	134
终生难忘那山那水那浓浓的战友情·····	李才雄	137
抗战遗址迎战友·····	鲜琪璋	142
怀念战友		
——该让在异国他乡的烈士们回家了·····	胡阳杰	144
难忘时刻·····	曹国华	146
“抗建堂”随想·····	邬 耀	149
战斗友谊永不忘		
——为父亲整理的一篇回忆录·····	薛 红	150
填词·浣溪沙·		
从军行·····	刘懋雄	152
此情绵绵无绝期		
——对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	许明瑞	154

硝烟烽火

记抗美援朝战地摄影生活·····	姜 峰	167
攻战大、小和岛·····	马彦之	171
鲜血染红的旗帜飘扬在白云山		
——记四四七团坚守十一昼夜的光辉战绩·····	阙 平	175

【目 录】

永世不忘的抗美援朝战争

——五十军入朝作战纪实·····	阙 平	180
入朝首战攻克汉城·····	陈开荣	193
高阳战斗战例·····	李德怀 收藏	195
高阳追击战		
——全歼英29旅皇家重坦克营·····	艾道华	200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申 春	207
高阳鏖战·····	易 萍	213
汉江两岸五十昼夜阻击战·····	吕正彬	215
抗美援朝，对空作战·····	胡远兴	218
一家五兄妹 全是志愿军		
深切怀念姐姐、哥哥和我的爱人·····	江流帆	221
皇家坦克营覆灭记·····	陈开荣	224
模范护士王永维·····	陈开荣	225
一个美军飞行员的逃脱·····	胡阳杰	226
第一次负伤·····	静萍（吴风平）	228
十八勇士夜袭水源城·····	王顺才	230
最后一次党费·····	王顺才	232
读柳青战友的油画《水》·····	邬 耀	235
顽强不屈光荣属于“阻击英雄排”·····	王顺才	238
血肉搏杀文衡山上战旗红·····	王顺才	240
夜色茫茫美军子夜惊魂礼峰山·····	王顺才	246
时势造就的一支英雄部队		
读《汉江血痕—解放军第五十军征战纪实》·····	薛 红	251

【目 录】

贺柳青老八十华诞·····	邬 耀 余 飞	254
长空碧血·····	邬 耀 收 集	254
英皇家坦克营的覆灭·····	谢长平	259

创业风采

杜鹃啼血凤凰城

——凤城县监察局长李才雄纪事·····	于永长	263
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艾道华	269
我的艺术人生·····	王霖浚	272
一个默默为历史纪实的画家·····	李人毅	276
转载柳青《三千里江山》(油画)、《强行登陆大和岛》(油画)		
转业到地方工作·····	许 巡	279
我为祖国建设添砖瓦·····	许 巡	280
我的艺术人生轨迹·····	刘 音	282

美好夕阳

入朝作战五十七周年感怀·····	姜 焱	291
壮美夕阳·····	李 牧	293
红彩带·····	许明瑞	294
战斗英雄田文富·····	胡远兴	296
忆海陆空军联合打海岛·····	胡远兴	296
战友情·····	许明瑞	297
实现了我“最大愿望”·····	刘 莹	300
战地小唱·····	陈康宁	302

【目 录】

鸭绿江边川妹子·····	许明瑞	303
南开情·····	许明瑞	305
小丫的历程·····	刘淑军	308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五十七周年·····	陈文周	309
颂军史老兵新长征·····	史路明	310
正道美名传千古·····	李 牧	315
重庆故乡·····	刘 音	317
当年在抗建堂主演刘胡兰的人今在何方? ·····	李家瑞	319
庆祝建军八十周年·····	明 福	322
读八荣八耻铭心语·····	曹洪瑞	322
朝鲜战地诗词十一首·····	吕正彬	323
入朝征战感怀 ·····	刘懋雄	329
夜渡冰河 ·····	刘懋雄	329
踏莎行 ·····	刘懋雄	329
故乡情思·····	曹洪瑞	330
令急雄跨, 江南纪事·····	曹洪瑞	330
西江月 贺贱辰八十韵以答·····	陶懋勋	331
奔 袭·····	易 萍	331
高阳鏖战·····	易 萍	331
丽江行(一、二、三、四、五、六) ·····	李 牧	332
抗美援朝·····	刘 刚	343
川渝学生兵之歌·····	申 春	344
战友·····	张代银	353
后记		
给战友的一封信		



张志礼，1921年生，江苏启东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入党，曾任战士、班长、排长、游击队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参谋长、副师长、师长、五十军参谋长、五十军副军长、五十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他是全国首届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战斗英雄。

由张军长口述、康纲联编著的《华东战场记事》已于2003年2月出版。该书由参加新四军、亲历苏中反“清乡”、奇袭石港、抗日大反攻、伏兵邵伯、七战苏中、南征北战进鲁南、西走豫东钓大鱼、出生入死战淮海、千里追歼下江南、飞越文化大山、从东北到四川十二章组成。

飞越文化大山

张志礼

解放舟山群岛后，我们驻宁波担负了一段时间剿匪任务。

此时，我仍担任团参谋长，负责带部队先后去蒋介石家乡奉化和天台山、四明山剿匪，搜索国民党军的散兵和地主、土匪武装。

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我的人生履历也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按照当时部队的有关规定，“团、二五、八”（团以上干部，25岁以上，参加工作8年以上）可以结婚，我该谈恋爱了。

有一天，我回到团里，原来我们营卫生所的一位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位他爱人所在野战医院的化验员，大名叫隋苏青，山东威海人。

介绍人让我们在宁波市北骆驼镇相面。

那一年，我29岁，隋苏青同志21岁。我心里不踏实，怕人家嫌我

【军旅回眸】

年龄大，不敢多讲话。还好，隋苏青同志没挑剔我，我们就好了。

我们相识后，隋苏青同志在二十三军野战医院任化验员，我在山里剿匪，没什么浪漫故事。许久不见，约会时也没什么话好说，互相只是问问：您吃饭没有？最近身体还好吧？土匪打完了吧？现在想起来，当时好多话都是废话。

1950年9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我被师、军选为代表，最后被选为第三野战军代表，出席这次英雄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很隆重的大会，出发前，组织上统一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买了一双黑皮鞋。我第一次穿上黑皮鞋，心里非常高兴，几次照相都要求人家照全身相，口里不好说请把皮鞋给我照出来，心里却特别想。

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中央领导全都到场接见了我们，毛主席、周总理还请我们吃了饭。

会后，我参加华东军区组织的战斗英雄代表团，到军区团以上单位作报告，传达大会精神。回部队后，我任副团长。

1950年12月底，二十三军军长陈庆先带我和另外4位同志去南京军事学院上学。

这时，南京军事学院刚成立，全套苏式教学方法和思路，学员分基本系和速成系两种，有文化的学员无论官职大小，统统进速成系；我们这类文化低的无论官职大小，统统进基本系。于是，我在这里面对文化大山，攻了4年，竟然从小学飞进了大学！

我能被选去上学，全靠我参军后自学打下的文化基础。我刚参军当通信员时，和营里的年长医生关系特好，每天都让他教我识字算数。

当时，战斗任务很重，情况天天有，信件天天送，但我对学习的

【军旅回眸】

兴趣特别浓。这可能是不愁吃穿以后想学知识的缘故，无论每天多忙多累，我始终坚持完成医生给我布置的作业。

这样坚持学，文化程度提高很快。

可是，好梦不长，正当我学习进步特顺利时，抗战形势急剧恶化。我被调到远离团部的乡下担任区游击队长，不但没有稳定的时间学文化，而且还要带领三四十名游击队员跟日本鬼子和伪军打仗。

这种情况下，我如果稍为松懈一下，放弃学文化，那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仍没有放弃学文化，只是把方式变了变。

我所带的游击队里，有位文书，他有文化，我便见缝插针向他学，时常捡些破纸片装在兜里备用，经常向他学写标语、布告、口号之类的简要文书和文字，死记硬背，灵活运用，积少成多。打了几年游击，文化知识又提高了一步。

打败日本鬼子后，我调回团里当连长，我又把团里的文化教员盯上了。这人是我老乡，高中毕业生，在那时，算是部队的高学历人才了。我对他说，我教你打仗，你教我学文化，咱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好不好？他说当然好，你教我的本事是要命的本事，我教你的本事只是个吃饭的门道，但是，我有个要求，你得服从我的指导，不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除了参加激烈战斗外，每天你都得坚持学，你做不做到？我说可以。

就这样，打仗时，我每次都挤在前面，教他如何把握战机冲杀，如何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呢，每次战后都很有耐心地教我识字、算术，帮我修改作业。不仅如此，还借许多课本给我看。

我有了课本，便随时带在身上。打仗间隙，就请指导员教。

时间一长，我这种爱好似乎就成习惯一样，竟然巩固下来了。建

【军旅回眸】

国前夕，我已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读书看报，综合文化素质大概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

我们基本系学员开学前，先补习3个月文化，都是高中课本。语文、数学、地理、历史、俄文简化本，我竟能连蒙带猜勉强看懂，而且数学成绩特别好。那时年轻、脑子好使，教员讲过的数学题型，我都能举一反三做出来。

对文字类教材，我用自己独特的记忆方法记，先将书本看个大概，然后死死记住大标题、小标题和段落要点。

结果，考试时，我每次都得高分，答得非常准确。

在这个基础上，我学会使用四角号码字典，从此有了私人“教师”。我学习时可以熟练地查阅字典，进步更突出。为此，学校还特地派人帮我总结学习技巧，推广我的学习经验。

有几个老同志不大服气，说，这家伙参加革命前只上了3个月学，基本上算文盲，他怎么竟然能学得来劲、跟得上步子，这不神了吗？

正式开学不久，军里批准我和隋苏青同志结婚，1951年7月29日，我们在南京军事学院举行婚礼。婚后，她回部队时，她所在野战医院已赴朝参战，组织上把她也调入南京军事学院速成中学学习。这样，我的学习干劲就更大了。

学校正式开学后，学校是共产党的学员、国民党的教员、前苏联的顾问，教的全是苏联战役战例。不少老学员不服，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败了，他们还给我们当什么教员啊，这不是笑话吗？有几次，教员在讲台上让学员取笑得十分尴尬。还有的学员发牢骚说，我们从红军时代打到解放战争，二三十年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大仗，经验多得很啦，为什么不总结经验好好学，偏要学苏军

那套玩艺儿？

这些思潮当时在学院很有影响。刘伯承校长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说：“教员是毛主席请来的，大家必须注意尊师重道。外国的作战经验和中国的作战经验都要学，现在规定学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大家就必须认真学好，否则你们毕不了业，回部队就没法给组织上交待。”

说实话，当时对刘伯承校长的批评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但有一点我是听进去了，那就是怕学不好拿不到毕业证。担心组织上对我那么照顾，把爱人都给我调来“陪读”了，自己若是拿不到毕业证，回去没法向组织上交待！于是，我非常认真地学习每项课程。

4年学习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向组织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国家统考的《战役战术训练》5分，《社会科学经济学》4分。其余侦察、炮兵、坦克、工兵、通信联络、后勤保障、地形等方面的试题，全都在4分以上，好几门专业课还得了5分。

毕业论文答辩时，朱德总司令任考委会主任，亲自到场坐在台上旁听监考。主考官是兵团司令员陈伯钧，此时他是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兼教育长，其余考官亦是本校各部资深教官。不少人一看那阵势心就虚了，结结巴巴说不好。

我平时学得扎实，这时也有些紧张，总怕抽到自己不太熟的题目。还好，我抽到一个自己很熟悉的题目，本来应回答3层意思，我概述3层大意后，辩述第一层意思就讲了一个多小时。另两层意思还没讲，主考官便笑着说：“张志礼，你可以下去了，合格！”我占了便宜。

就这样，我获得大学专科文凭，从小学一步升到了大学。

1954年7月，我们毕业分配时，我想回二十三军，没如愿，被分

【军缘回眸】

到五十军一四八师任副师长。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因为，校园里流传着这样的笑话：5分当教员、4分当参谋、3分当首长！我想，我又不是3分一类成绩，为什么要我下部队呢？有同学见我不高兴，说我，你笨啊！你有战功，又有科班文凭，这样安排分明是重用你啊！我说，现在师长、副师长们都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不少团长、政委也是老红军，我干不下这活儿咋办？人家笑我说，只有吃不下的饭，没有当不下的官。我一想也是，在战场上打了十来年，死都不怕还怕当官？我就去了。

到达五十军后，没到师里上任，在军里住了1个多月，便让我到朝鲜志愿军总部任教员。我心里暗自笑了：真是5分当教员了！

入朝以后，我发现在学院时那批成绩较好的同学都在志愿军总部任教员。去后不久，总部就让我们教志愿军军一级领导，让我们把在学院4年所学的内容浓缩传授给他们，杨勇、王平等人都在那儿办培训班教学。

就这样，我们在朝鲜担负了几个月教学任务，直到1955年5月，我才回国到一四八师正式任职。

从东北到四川

张志礼

从朝鲜回到东北，我在东北干了12年。12年间，我在部队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主要干了三件事：训练、打洞、大开荒。

因为有了华东10年作战的人生经历，12年间的训练和劳作辛苦，似乎就算不了什么大事了，但件件往事历历在目，又那么令人揪心，所以还是想说说。

朝鲜战争结束后，全军练兵热潮高涨，各部队都不断掀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训练高潮。

我到一四八师上任后，负责分管训练。

1955年冬，我率部队到沈阳东一个叫陈厢屯歪头山的地方搞大演习。这儿是个大庄子，离沈阳城大约只有二三十里。

要在这样一片野地里搞训练，而且是冬训，作为一线组织指挥者，我最怕的就是把部队冻坏了。那一年，冬天真冷啊！当地气温降到了零下二三十度。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烧好热炕，挂着厚厚的棉门帘，躲在家里烤火过冬，我们却在冰天雪地里训练。一出门，寒风就像刀子似的割脸，呼出的热气转眼之间即在帽檐边绒毛上结成了雾霜，撒在地上的小便不一会儿便结成了冰块。

我把参训部队从本溪桥头镇带到这里，住在临时修建的火洞房里。火洞房没有炕暖和，下面是连成一片的铁管，用火烧热后，再在上面隔物铺大铺，让战士们整排整班睡在上面。

这种大铺时冷时热，很不好控制，战士们时常被冻醒或烫醒。这种寒冷天气，老百姓是不大出门的。一旦出门，全都穿得厚厚的，棉

【军旅回眸】

衣棉裤套大衣，皮棉帽把头捂得紧紧的，像毛猴，随便倒在雪地里都摔不痛。

我们的士兵可没法穿那么厚，穿厚了跑不动啊，怎么训练？战士们怕冷，在鞋内垫了些乌拉草，每天训练下来，汗水加血泡将草和鞋粘在脚上，鞋子脱都脱不下来。

我前前后后在那儿住了两个多月，手脚都冻伤了，不少战士的手、脚和耳朵也冻伤了。

那年月，部队装备服装就一身。棉花和布料都是计划商品，没有票证，谁想多穿点也不行，只好硬顶着挨冻。战士不行，干部也不行。

训练期间，生活保障也不好。干部战士每月三四十斤定量粮百分之七十是高粱，百分之三十是小米，大米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两顿。

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师参训部队仍顺利地完成了大演习任务。许多年以后，当时的战士有的后来成了少将、中将，还时常感叹当年那种全班、全排合铺挤在一起取暖，不时被冻醒的艰苦寒夜。

自那年起，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搞一次这样的冬训，都由我负责组织指挥部队实施。道理和原因都很简单，因为我是师领导中最年轻的领导，又是经过军事院校深造的科班出身干部，我不去谁去？难道能让比我年龄大的老红军、师领导去？没那道理。

这种冬训一直坚持到“文革”入川前，我没发过一句怨言，我认为，军人就该接受与老百姓不一样的考验。经过华东战场10年考验的我，没把这种苦看作是多大的难事。

冬训艰苦，夏训同样艰苦。

夏训不受冻，但体力消耗大，士兵常常难以支持。60年前后，部

【军旅回眸】

队生活标准低，又没多少油水。有时真不忍心严格训练部队，但一想起战场上那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景象，就不敢放松训练，因为不训练难以提高部队战斗素质。战斗素质低的战士，上战场是会白白送命的。因此，我只能硬着心肠严格要求部队必须完成规定的训练任务。

部队游泳训练很苦，我就亲自下河以身作则鼓励大家游，连续坚持两年，硬是把全师的“旱鸭子”都练成了“水上飞”。

生活最困难的六十年代初，我到一五〇师代师长，仍坚持严格训练部队。没训练几天，下面就反映，再训下去会死人的。

我很吃惊！连忙到部队去视察，一看，基层干部和士兵，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大家明明饿肚子，但没有人敢大胆反映，怕被当成“右倾”来反。

我见这样不行，仗着自己根红苗正，仗着自己有开国战斗英雄的牌子和军事学院毕业生的牌子，便率先组织部队找饭吃，说：“先吃饱肚子，再练好枪杆子。”

就这样，我在一五〇师组织了三支队伍找吃的。一支打猎队，他们进山后跟着野兽脚印追，打死冻硬先放着，然后集中一车一车地拉回部队改善生活。

第二支找粮队也是深山挖掘队。他们到深山老林里去砍葛藤、挖葛根，榨出葛条、葛根粉拌橡子面蒸馒头，吃时有股藤臭味，但补充了罐罐饭份量的不足，人人都能吃饱了。

第三支找粮队是采菜队。他们坚持天天上山挖野菜，割回大量的苦苦菜、灰灰菜、艾花菜等野菜，拌合在高粱面里蒸窝窝头。

就是这样边找吃边训练，仍然按时完成了训练任务。吃橡子面、喝橡子酒，仍练出了好成绩。

1964年生活好转些后，我回到一四八师任师长，正好赶上“大比